

十二小錢標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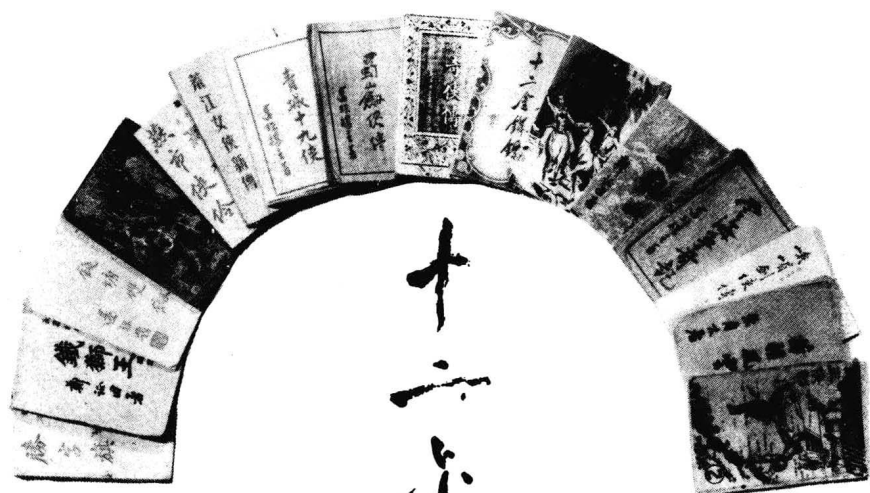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白羽

批校 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十二小錢標

三

原著 白羽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6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十二金錢鏢第三冊

著者 白

批校者 葉

發行人 王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洪羽
必生
成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十五章

偽扮採花牝賊施毒計 空操利器羽士中陰謀

這一番受辱出來，楊華更不管腳輕腳重，在房上一路行來，踩碎了好顧下面人聽見聽不見，一氣兒越過四層院落，已到華宅前院街門；從牆頭心。忽從街門東，街門西，兩面牆頭上，飄然落下兩個人，向楊華叫道：「倆送給你一點東西，路上好做防身之用。」楊華愕然回顧，來的正是那兩弓、彈囊，一個提著豹尾鞭和短刀。

楊華眼中冒火，冷笑道：「好好好，你們師徒是英雄！想不到我遠遠等待承，也算江湖上少見的事！我楊華領教透了，容日補報吧。」口說道且不顧刀鞭，一任它丟在地上。急拿起彈囊跨在邊，伸手待掏取彈弓，那十分結實。那兩個小孩把頭一晃，笑嘻嘻的說：「請吧！好心好意給你送麼？」說話時，楊華已扯開彈囊；兩個小孩早翻身，嗤嗤的捷如狸貓竄下地又探頭往下看。

楊華恨極，扣上彈丸，急將弓一曳，陡喝道：「休要張狂，看彈！」

按：作者信口胡謔，並無其事。

見那小孩驚然將頭縮回去，翻落到牆裡邊，齊聲叫道：「哎喲，沒打著！」

玉簫杆楊華又取出數粒彈丸，待施展開連珠彈法；那知兩個小孩非常乖覺，隱聽得笑聲漸遠，竟不出來了。

楊華恨恨的拾起刀鞭，面對華宅長牆，怔了一會，頓足道：「想不到我楊華遭此奇辱，但得我有三寸氣在，誓報此仇！」說罷回店，時已四更將近。（只為楊華深懷這翻怨毒，不久的俞劍平糾眾尋鏢，五老訪豹；這彈指神通華雨蒼，到底為了楊華一語之微的反激，險些殞命在群雄會上！）

楊華越牆進店，只見屋門依然倒扣。到屋內點上油燈，熱看了一遍；在床底下舊藏行李刀弓之處，另外多了一個包袱。楊華十分驚異，急忙提出來一看，是一份禮物；正是楊華強送給華風樓的，如今被人家退回來了。

楊華氣忿忿把禮物擲在一邊，又將彈弓、彈囊、刀鞭放在桌上，逐件看過了。把彈囊打開一看，卻除了百十粒彈丸之外，還有三粒鐵蓮子和一錠銀子。這三粒鐵蓮子乃是前歲初逢岳父鐵蓮子柳兆鴻，挨師認徒，承柳老贈給的；上面都刻著蓮花瓣，原本收藏在包裹中。這時在彈囊中發現；一定是在楊華暗入華宅時，華老也暗派人到店中搜檢楊華來了。（楊華卻不曉得有這三粒鐵蓮子，才解去華老不少疑猜；不然的話，更要吃虧了。）還有那一錠銀子，約有四五十兩，這自然是華老按江湖道上的規矩，拿來資助楊華的。

楊華對此更難忍受，忿忿的把銀子丟在一邊，一倒頭和衣臥床上。歇息不過一個時辰，天

雖是無聊舉措，卻暗合楊華「小心眼」。

已大亮；招呼店家，打水淨面，盤算著處置這錠銀子的辦法。初想留起來，作個終身恥辱的紀念；繼又想還是擲還華老，莫教他小看自己，但又無顏再登華門。忽然他想了一個絕妙的方法，把這一錠銀子，全數買了許多罌米醋和臭蝦醬，告訴鋪家，明天把這一批貨，送到板井巷華家。有清中葉財物都賤，這四五十兩銀子的酸醋和臭蝦醬，真個是洋洋大觀，堆積起來足佔半間屋，用貨車送，也得兩輛車。那醬房主人自然覺得詫異，說：「華老先生買這東西做甚麼？莫非你老聽錯了？」

楊華說：「掌櫃的，你不用管，這自然有特別用項。」遂將那錠銀子拿出來，叫掌櫃的先把貨款收清：「這是華老先生的親戚定下的，不過在華宅暫存。你們送貨時務必說清楚了，叫他們收下。告訴他們錢早付清了，要緊要緊。」

楊華自以為辦得很挖苦，稍洩胸中的悶氣。這才回轉店房，算清了店賬，離開山陽。

冒昧投師，竟遭奇辱；楊華在旅途路上踽踽獨行，過去事不由得一樣一樣兜上心來。想起柳氏父女，到底把自己看得很重，這華風樓更是可惡之極。但是可憾者，乃是他那未婚妻柳研青，嬌癡倔強；尤其是說到呼延生那幾句話，刺耳椎心，終不免介介於懷，拂之不去。如今自己身在陝省，意外受辱，更無顏重返鎮江了。聽人說，那個呼延生原籍是湖北孝感人。可是這個呼延生是否逃回故鄉，尚不可知；但自己若不一見此人，胸中疑雲終不會釋然的。

情深則妬重，妬重則偏多猜疑；此日的楊華，正和柳研青乍睹李映霞時是一般心理。總之，青年男女一墜情網，便自尋苦惱了。當晚落店，飯後挑燈，悶懣懣的盤算自己的行止；決計要

南遊湖北。一來未婚妻「女俠柳葉青」是先在兩湖成名的，就此可以訪訪她的為人；二來也想探探呼延生的底細。再者自己藉此在外盤游一年半載，也可以挫挫柳葉青的嬌性，轉轉自己的顏面。

打定主意，便由陝南走水路，逕入湖北。不意楊華少年氣盛，這一番情場失意，又逢奇辱，更兼僕僕風塵，懊惱過度；在旅途上竟懶快快的初患感冒，嘔吐暈船，尋又轉了他病。終於捨舟登岸，在客店中病倒。直纏綿了兩個多月，才見起色。於是又將身邊所帶珍物，變賣了一些，便不再坐船，改由旱路，慢慢的走去。

這一天未牌時分，到達湖北光化縣老河口地方；下一站便到樊城。這一站很長，足有一百三十多里；楊華病體初癒，不願過勞，打算尋一家好些的店房，歇息一天再走。

這老河口地方不大，卻是水路碼頭，倒也很熱鬧。楊華一路尋找，見街南有座大店，似乎很排場；便趨奔過去。將近店門，忽然迎面奔來兩匹健騾。前頭那一匹，騎著的是一個婦女，頭上青絹包頭，齊眉掩鬢。穿一身青緞夾衣，背後有一個長條包袱，繫在鞍後；弓足踏蹬，纖手提韁。後面騎騾的是一個壯年男子，戴一頂大帽，掩住面孔，自鼻以上看不甚明；身穿藍長衫，青袴皂鞋。

兩匹騾一前一後，很快的走來。到得這大店前，那女子驀地扭面一顧，把韁一勒，抬頭看了看店匾，匾是「聚興客棧」四字。這騾便走慢了。楊華此時恰才到店前，只聽那女子喝了一聲：「吁！」

南方婦女騎牲口的很少，這女子的風格頗引人注目。楊華不由抬頭，看這女子面色微黑，黑中帶俏，直鼻小口，眼波四射，另有一種丰神。這女子在店前略停了停，把馬鞭往後一掄，竟驅驟走過去。那後面騎驟的男子卻倏然翻身下驟，把韁繩一搭，搶步當先，進了店門。

店夥們上前招呼：「客人住店麼？裡面有乾淨單間。」便要過來接牲口，那男子搖搖頭道：「掌櫃，我們不是住店的，是找人的。有一位玉皇閣羅道爺，可住在你們這裡麼？」

店夥道：「倒是有一位道爺，我給你老問問去。」說話時，來到櫃房，那客人也跟著進來。隔著窗門，問那司賬先生道：「咱們那裡住著一位玉皇閣羅道爺麼？」

那司賬先生看了看店牌，說道：「西跨院六號，住著一位道爺，可不姓羅。」

那客人忙問：「這位道爺可是個白胖子，短短的凝口鬚鬚麼？」

司賬先生回道：「不是，是個黑胖子，身量很高，一臉連鬚鬚子。」

客人又問：「他可是揹著一把寶劍和一個葫蘆麼？他住在幾號？」

管賬的說：「倒是有把寶劍，可沒有大葫蘆，是住在西跨院六號。客人你老等一等，我叫夥計給你問一聲去。」

那人把眉一舒，忙道：「不用問了，大概不是我找的那一位。這一位姓甚麼？那一天來的？」司賬說道：「昨天剛到，店簿寫的是一塵道人，不知姓甚麼。」

那人道：「哦，不是，不是！麻煩你，我再往別處找去吧。」那人慌忙出去，飛身上驟，飛馳而去。

問得巧妙！
由一句句反
話引出實情。

玉簫杆看這客人匆忙的樣子，倒也不理會。只是這個客人年約三旬，肩闊腰圓，四川口音，看他趨走敏捷快，好像是個常出門，會武藝的人似的。楊華暗道：「此人和那個女子，大概是一路的吧？」當下便叫店家，給自己找了一個單間，是北正房的西耳房。

楊華淨面吃茶，飯後休息一回。天氣尚早，打算要到街上逛一逛；遂吩咐店夥把門鎖了，緩步出店。

這鎮甸街市卻不多，只走了半個時辰，便已走盡；楊華信步徜徉回來。忽然背後有兩個雄赳赳的男子，手持木挺，挑著行李，大洒步走來。腳步很快，一眨眼已走到楊華前頭。這兩個男子全是短打扮，全穿一身藍布夾袴褂，卻是嶄新的。紮裡腿，穿沙鞋；一高一矮，一直走入楊華住的那個聚興客棧去了。

楊華是飯後消食，走的很慢；徐徐的行來，將到店門，忽聽院中一片喧嘩。楊華詫異，緊走幾步，到裡面看時；原來就是剛才碰見的那兩個穿短衣的客人，和店夥吵架呢。這兩人氣勢很兇，口口聲聲說店家欺負他是異鄉人。

別個夥計和司賑先生，還有店中客人，好幾個人出來勸解。楊華聽了半晌，才聽明白，這兩個人要找聚興客棧西跨院六號，姓黃的販木材客人。店家告訴他：「六號沒有這人。」兩人卻不信，說：「我們不是打架；不過是找姓黃的要賬，你們做甚麼替他們隱瞞？」偏偏六號住的那位客人已經鎖門出去了；這兩位越發起疑，非要店家替他開房門，進去看一看不可。

他兩人說：「我們又不是拿他的東西，不過看一看就完；你們店裡頭的人只管跟我進去。」

再確定「正點子」落腳所在。

只要我們認清是他的鋪蓋網籃不是，我們就放心，不怕他溜了。」

店家當然不敢擅開客人的門。正鬧著，忽然聽見後面咳嗽了一聲，聲音深洪。楊華回頭一看，只見從店門走進一個道人。年約五旬上下，頭髮漆黑如墨，頂心挽起一個髮纂，綰著木簪，紫黑臉堂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闊目，通鼻海口，一部濃髯掩及胸前；兩太陽穴凸起，從眉宇間流露出一股剛毅之氣。穿藍道袍，青護領；腰繫杏黃絲絛，垂著二尺多長的燈籠穗。白襪雪鞋，高打護膝；背著一把寶劍，卻用黃布套裝著，步履從容，走進院來。

那店夥一見道人進來，齊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客人你就別鬧了，這不是六號的客人回來了麼！你看人家可是木材商人麼？我們沒有冤你吧。」

那兩個人一齊側身，看了一眼，傍聲傍氣的，互相顧盼說：「咳！敢情真沒住著黃老才呀，俺們可是瞎鬧了。掌櫃的別過意，是俺們多疑了。俺只當黃老才躲了俺們呢！老黃才既然沒在這裡，俺再到別處摸他去吧。這玩藝太可惡了，竟躲俺行麼？還欠俺二十七串錢呢。」兩人唧唧著撤身便走。

那道入眼光一閃，上下打量二人，微笑，舉手問訊道：「二人施主慢走，究竟是甚麼事？」

店夥忙學說道：「是找錯了人的，事情已經完了。」

道人雙眉一挑道：「找錯了人！又和六號有甚麼相干？施主請回來。」那兩個客人連頭也不回，出離店門，急急的去了。

道人把院中看了一轉。看到楊華，竟注視了一眼；然後回頭來，看望二客的背影。回轉身來，叫店夥開門；仍是追問二客究為何事吵鬧。店夥說：「他找六號姓黃的；我們說六號沒有姓黃的，六號住的是一位道爺；他們不信，說姓黃的躲了，是我們給他瞞著。你老一回來，他自然不疑心了，其實沒有甚麼事。」

道人聽罷，哼了一聲，眼光一掃，便吩咐店家點燈，沒事不必再來驚動。道人掩上門，遂將背後寶劍解下，道袍也脫去；就在床上盤膝打坐，閉目養神，那把寶劍放在手頭。

那一邊，玉簾杆楊華閒看了一回，也就回房歇息著去了。

到了二更以後，楊華便將長衣脫下，只穿著小衣，躺在床上，漸漸睡熟。也不知睡到甚麼時候，忽然驀地一驚，楊華翻身坐起，側耳一聽：房上「嘩啦」的一聲響，跟著一聲斷喝道：「鼠子大膽，我山人早就候著你了！」聲音深洪，恰是那道人的口音。

楊華倏然想起；恍然有悟道：「唔，是了，我且看一看。」慌忙的跳下床，開門便往外闖，忽又一想道：「且慢，我怎的這麼沒改性！」急急的從枕下抽出刀鞭，就黑影裡摸著彈弓、彈囊，急急的佩帶好。輕輕曳門，快快縱出。店院中已然沒有一點動靜了。

楊華急搶到西跨院六號；六號房門扇交掩，燈影沈沈裡，悄無人聲。楊華忙舐窗一窺，果然這房中一燈如豆，那道人已人劍俱渺。楊華退轉身來，四面一顧，急一頓足，竄上房頂，向外張望。只見一條高大黑影，如箭似的向東馳去。更引目東望，恍惚見極東頭，渺渺茫茫，也有一條人影，兔起鶻落，縱躍如飛。這兩條黑影，一前一後，一奔一逐，轉眼間，沒入夜氣之

不推窗即望
月，爲一般
小說家之通
病。

中。少年多事的楊華挾弓插鞭，也立刻展開飛行術，跟蹤追去；時候是正在三更。

原來這後面追趕的高大黑影，不是他人，正是那六房的寓客，背長劍的髯紫面道長，所謂雲南獅林觀一塵道人便是。

白天的那兩個找錯人的行客，已經引起一塵的注意。其實旅店中人來人往的打聽人，找錯了人的事，乃是店中常有，一塵道人並不理會。但這兩人的四隻眼睛卻有點古怪，這兩個人側目旁睨，眼光是那麼銳利；見了一塵，卻又流露出虛怯的神色來。那忽忽一走，更顯得可疑。而且一塵道人已經分明看出，這兩人是會武功的人。一塵道人不動聲色，進到店房，閉目打坐；心靜耳明，身在屋中，精神早已照顧到外面。

到得三更以後，猛然聽見房上微微一響；一塵道人取劍在手，斷喝了一聲，立刻從床頭一躍出窗，翻窗一掠上房。站在房頂上，閃眼一看；果見數丈外，一個夜行人全身黑衣，背插兵刃已從西跨院廂房上，竄到楊華住的北正房上；又從北正房上，竄到鄰院牆頭；更從牆頭跳到街心，那身法倒也異常矯健。一塵道人手捻長髯，眉峰微皺道：「唔，這究竟是幹甚麼呢？」復閃眼往下看，只見那人跳到街心，頭也不回的往東跑去。

一塵道人道：「這不是白晝那兩人，莫非是過路的夜行人麼？」遂飄身來到街心，把口脣一撮，輕輕打了一個呼哨。那夜行人只略停了停，好像並未理會，依舊的穿街走巷，直奔東北。一塵道人覺得奇怪，道：「這到底是幹甚麼的？莫非要在此地做案？……也罷，且追下去看看。」立刻將背後劍穩了穩，腰間絲絛繫了緊，一下腰，也施展開夜行術，如箭脫弦，從後面

跟蹤追下去。

那夜行人腳程卻也可以，一路行來，倏已走出四、五里地。只見那人出離街市竟奔向前面一座小小村落。一塵道人不得不離的跟綴著，心中尋思道：「卻是怪事！這種小村人戶寥寥，沒有富厚之家。像這個人，有如此矯健的身手，怎會照顧到這裡？」思索著，只一轉瞬間，那夜行人已投入村口。

這村舍過於疏落，村口只有一帶竹塘略可隱身。一塵道人要暗窺此人動作，便隱在竹塘後，暫不追蹤。不意此人在村中並未怎麼停留，似略一巡迴，便已翻身飛奔村後。

一塵道人笑道：「這個賊一定沒有踩盤，這必是出來撞彩。我倒要看看他，放著大市鎮不走，單單光顧這荒村，究為何事？」一塵道人身法迅快，急飛身竄出，繞著小村，前前後後踏看了一遭。忽見此賊又改了方向，竟又奔西北隅走去。

這一回身法比適才更快，及至一塵道人從斜刺裡繞回來，再尋找賊人的蹤跡，竟已渺然不見。一塵道人不禁悵然自失道：「幸而我是無聊消遣，若果有心要綴著他，只這區區小村，反把人綴丟了，傳出去真是大笑話。」

一塵道人天性剛毅，一定要把此賊的蹤跡根究出來，方才釋然。遂展眼向四面尋了尋，選擇一個居中的地點，輕輕的縱上茅舍；就在上面攔住眼光，往遠處眺望。夜色沉沉中，秋風微蕩，那有甚麼人蹤？只偏北兩三箭地外，黑影茂密，是一帶柳林。一塵想：「莫非此賊穿林而過，竟已溜了麼？但是我卻不信他會脫出我的眼下。」正游目四望，忽然間聽見一個嬌柔的呼

耳中聽得分明。

救聲浪，斷斷繼繼，傳到耳畔。夜靜聲稀分明聽出是「救命」二字。

一塵道人不覺愕然！急低頭尋聲四顧，這聲音就在近處，從西邊一所孤零零的竹籬茅舍中傳出來。茅舍小窗，燈光閃爍。一塵道人道：「這燈光剛才卻沒有。」再側耳傾聽，隱隱有女子的驚懼啜泣聲音，夾雜著一個異鄉的壯年男子的叱喝聲。一塵道：「不好，這一定是……」

驟然間，那嬌柔的語音一縱，喊出「有賊，殺人哩！救命！」

一塵道人勃然大怒，急飛身縱到平地。如飛燕似的到茅舍前。三間茅舍，一段竹籬，一塵道人確記得剛才從此踏勘過。起初並沒有燈光；而此時卻燈光閃映著，小窗上顯露出一個影影綽綽的長大人影。一塵道人道：「是了。」輕輕躍過竹籬，果然屋中有啜泣哀告的女子聲音，歷歷聽見說：「好漢爺爺饒命！首飾錢都在箱子裡呢，你要甚麼，我給你甚麼，只求你老開恩，饒了我吧！」

跟著聽「嘩啦」一聲響，一個粗暴男子腔調，發出怪聲邪氣的笑道：「小寶貝，我要的就是你麼！你那點東西，大爺我不稀罕。告訴你，你遇見了我，還是你的便宜。大爺我只要你的人，不要你的命；只要你的身子，不要你的錢。你只要給我痛痛快快的樂一夜，大爺不但不要你的錢，我還給你這副金鐲子。來罷，寶貝，麻麻利利的，別害羞。」跟著聽的「吱吱」一陣竹林響動，又「忽拉」的一聲，似撩帳子掀被。

那男子發出狎昵的哼聲，那女子卻怪叫起來，大喊著：「救命！」「殺人啦！」那男子怒斥道：「小妮子，你敢喊，你敢掙扎，大爺弄不死你？」語調越來越難聽，那女子喘息著，不

眼中看得真切。

住的哀告。哀告聲音低啞，似被兇焰攝住，又像堵住了嘴。床第之間，發出難聽的吱格聲音，越來越大。

一塵道人怒髮衝冠，略略的窺窗一望。但見一暗兩明的三間茅舍，暗間臥室，一盞油燈挑得很亮，已冒起很高的煙焰；破桌舊箱，是清貧人家。後窗高高支起，靠牆橫陳著一張舊竹床，床上面支著破舊蚊帳；也不知經過若干年月，薰得帳色灰黃，又漏著好幾處破洞。那帳帘一邊低垂，那一邊卻已高高掛起。床裡邊有著一位紅脣粉面的少婦，頭罩藍巾，胸襟微敞，燈影裡彷彿姿容很美。雙手拉住一條半新的紅夾被，緊緊裡住了下體，只露出兩隻小腳來，穿著大紅軟底睡鞋，顫抖抖發正與那個男子掙扎支持。

那男子就站在床前，頭向裡，看不清面貌。燈影裡但看見黑絹包頭，一身青色夜行衣靠，下打裹腿，背插明晃晃一把鋼刀。看身材瘦而長，又不似一塵剛才追逐的那人；卻正嘻嘻的笑著，伸一隻手來抓女子的前胸，另一隻手抓著女子的腳，似要往床邊拖拉。到底女子力氣懦弱，竟被按倒床頭，只一隻小腳亂蹬亂踹，口中發出驚恐狂叫，卻已喘不成聲的，由驚恐轉成怒罵，道：「你敢作踐人！賊子，你殺了我！」又驀然喊道：「殺人啦，救命呀！」

那男子似怕人聽見，眼往窗外瞥了一下，颯的一回手，掣出刀來，一手持刀，一手又住女子的咽喉，口中罵道：「小妮子，找死！我教你快活。」那女子頓然住聲，似已失去抵抗的力量；那男子便動手剝脫女子掩身的被單。

就在這一髮千鈞之際，一塵道人霹靂也似一聲暴喊：「萬惡的淫賊敢來採花，看我寶劍斬

你狗頭！」倏然間，一回手，掣劍柄，軋劍把，「噲」的一聲，寒光劍出鞘。見雙門交掩，一塵道人一抬腳，「噹」的一下，門插管「克察」的折斷，門扇「撲」的倒翻在屋內地上。一塵飛身竄到裡邊。

只見那賊只回頭一瞥，驟將刀往帳內一遞。只聽那女子失聲慘號了一聲，竹床上一陣亂響。賊人突翻身還刀，口中罵道：「好惡道，敢壞大爺的好事！」迎門猛向一塵道人一刀刺來。那賊人手法很快，出乎意外。「可憐拒姦貞婦，竟遭毒手！」一塵道人咬牙恨怒，見賊人刀到，躲也不躲，反搶步前衝。寒光劍青光一繞，二刃雙鋒一找賊人的刀口。那知這賊卻乖覺，早一撤步收刀，突地翻身，竄進了臥房。

一塵道人冷笑下步，刻不容緩，追到臥房。臥房門的門帘已被賊人扯下一半，一塵順手一劍，將門帘削落。風撲燈搖，臥房中，床頭上，那個拒姦女子滿床亂滾；帳帘半落，僅見纖足亂蹬。一塵道人只一瞥，料想此女必已刀傷要害。且顧不得救人，一塵挺劍直取淫賊。

「僅見」二字生死交關！

那淫賊好快的身法，才一進臥房，早已竄出窗外，卻隨手把已開的窗扇「瓜達」的放下來。一塵道人目光一閃，這窗前擺著一個凳子，知是賊人準備的出入之路，賊人必是登著凳子逃出來的。一塵道人腳不沾地的竄上窗台，為防賊人暗算，將身往屋牆一隱；劍交左手倒提，伸右手掀起後窗，微一用力，「克察」一響，把窗扇扯落下來，趁勢將窗扇砍出去。自己這才按窗洞，向外一探，果然聽得外面暴喊一聲：「好雜毛！」喇的一聲，從斜刺裡打來一物。

一塵道人眼光充足，早曉得賊人難免有這一著；只微微一偏臉，便將暗器讓過。這暗器才

過，一塵手一按，正待趁勢竄出；不想窗外暗器從對面、從側面，如雨點也似分兩路打來。窗台下，牆根底，更有一把尖刀一閃，往上扎來。一塵道人詫然，卻不慌不忙，倏閃過暗器；劍早交到右手，往下一掃，「噌」的一聲，將賊人兵刃削斷。

就在這時際，後面床頭忽然異響。一塵道人眼注前方，耳聽四面，驀然覺得後面情勢不對；急側身回顧，一件岔事當前出現。

但見那險被賊汗，拒姦負傷的少年美婦，突然從床頭竄起。將掩身大紅被單一抖，卻並不是沒穿衣服；頓時站起來，露出全身的急裝緊袴，腰繫青絲帶，肩跨豹皮囊；左手從被下，颯的掣出明晃晃一把尖刀。石火電光一般，右手早帶著一個赤皮套，皮手套早捏著一物，牙一咬，突然的向一塵道人發手打出。

斗室逼隘，前後夾攻，而且是變出意外；一塵道人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倏然的倒翻身，急從窗台，向牆隅一竄，那裡來得及？那少年美婦一著狙擊，措手不及，一塵道人未得落地，懸空一閃，僅僅的躲開頭面，肩背後熱刺刺著了一下。因為是暗器橫截，相隔太近，才三、五尺。

一塵道人恍然大悟，才知豪俠之心，仗義拔劍，除淫賊，救貞婦，反而誤中了惡毒賊的圈套，假採花之計。那個女子乃是賊人的同黨，那女子好生歹毒，才發出兩件暗器，早刀交右手，趁一塵道人應付不暇，惡狠狠邁進一步，刀尖直取一塵軟肋。口中嬌罵道：「一塵賊道，今天姑奶奶送你上西天！」